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劳动组织

〔法〕路易·勃朗 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六五书六



D091.6



200123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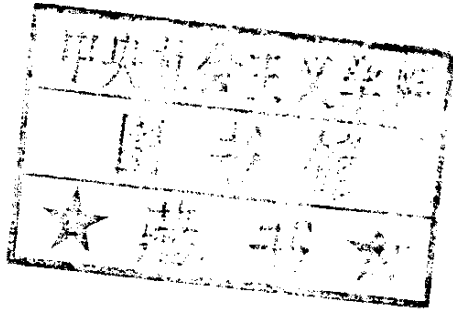
1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59563

劳动组织

[法] 路易·勃朗 著

何 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劳 动 组 织

〔法〕路易·勃朗著 何 钦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3017·59

196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50千

印数 7,000册 印张 7 1/16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91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中譯本序言

路易·勃朗(1811—1882)是法国历史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生于马德里,当时他的父亲奉拿破仑的命令,正以财政督察官身分出使西班牙。勃朗的家庭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保皇党人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保皇党分子,是革命的死敌。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他的祖父被革命法庭处死,父亲逃亡。勃朗的童年是在他母亲的家乡科西嘉度过的。随着拿破仑政权的倒台、西班牙革命运动的高涨和父亲官运的告終,勃朗的一家曾一度过着穷困的生活。只是在复辟以后,因为得到路易十八发給的撫恤金,勃朗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先就学于罗得斯大学,后来继续在巴黎求学。为了解决一部分学习和生活費用,他利用課余時間从事抄写、私人教师和家庭教师等工作。

1838年,勃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政治、社会和文学进步評論》。在这以前,他已经給巴黎的民主刊物如《良知》杂志等撰稿。1839年,勃朗在自己的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劳动組織》,次年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屡次再版,并譯成其他各国文字。这本书在工人群众中銷行甚广,給勃朗带来很大的声望,但同时却引起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从1843年起,勃朗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刊物——《改革报》編輯部的成員,并先后写了《一八三〇—一八四〇年十年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等著作。在这期間,勃朗在工人阶级中所以聞名,是由于他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主张

政治斗争和争取民主国家制度的斗争，提出国家帮助工人并分配工人以生产手段的要求。勃朗阐明自己的立场时写道：“倘若需要从事社会改革，也就少不了要推动政治改革。因为，假如社会改革是目的，那么政治改革就是手段。”^① 二月革命发生时，已经获得政治资本的勃朗，一方面以工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身分自居，另一方面却向资产阶级谄媚，他的这种表里不一的行径，使他成为最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以工人代表身分出现的、参加临时政府的候选人。参加临时政府后，勃朗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完全寄托于临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采取无原则的妥协，竭力阻止无产阶级的公开发动，把政治斗争任务置诸脑后。这是勃朗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变。列宁写道：“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在1848年革命中是臭名远扬的，因为他从阶级斗争的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立场，用‘社会主义’词句装饰起来，而实际上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②

为了欺骗工人群众，临时政府组织了研究“工人问题”的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由路易·勃朗和阿里贝尔两人担任主席。马克思对于这件事曾有评论，他写道：“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所在的场所，而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部分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里贝尔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

① 本书第13页。

② 列宁：《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

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們既沒有任何經費預算，也沒有任何執行權力。他們必須用自己的額骨去撞碎資產階級社會的石柱。”^① 在盧森堡委員會里，勃朗實際上在以勞資糾紛仲裁人的身分孜孜不倦地呼喚工人穩健和忍耐，跟資產階級進行合作。儘管勃朗對資產階級妥協讓步，但他並沒有取得它們對他的信任。資產階級在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之後，就把形式上參加臨時政府的勃朗一脚踢開了。同年5月，重新組成的資產階級政府——執行委員會，不僅沒有讓他參加，而且还指控他參加六月起義（實際上他並未參加），向他追究起義責任。勃朗不得不離開法國，遷居英國。在英國，他寫了一系列的歷史著作，其中包括《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在該書中，他不僅沒有從迫害中吸取經驗教訓，相反，仍然為他的妥協策略辯護，繼續並發展其過去的錯誤。1870年他回到法國，翌年，他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3月18日，巴黎公社誕生時，他不僅沒有參加這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權的工作，而且和凡爾賽分子沆瀣一氣，誣蔑公社為暴動。他和共和派分子蘭克、烏利斯·巴蘭及“社會主義者”托倫在一起，進行了狂妄的活動，力圖以“調和”作幌子解除公社的武裝，搞垮公社。當“調和”活動失敗時，他逃往凡爾賽。這樣，他便由隱蔽而轉向公開反對公社，因而他在工人羣眾中的威信一掃而光。他死於1882年，法國資產階級政府曾予以國葬。

勃朗寫作《勞動組織》，正是在法國工業高漲的年代。根據統計，從1830至1848年，法國工商業中的投資增加百分之五十，蒸汽

^① 馬克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123—124頁。

发动机的数目增加七倍，煤的开采量增加两倍。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竞争进一步尖锐化，资本集中过程加速，中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工人们每天工作十三至十五小时，然而所得的工资却不能维持他们本人和家庭的最低生活，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进工厂做工。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这一切悲惨的后果给了勃朗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本书中，勃朗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严厉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贫困。他写道：“誰都知道，贫困把教育局限到可耻的地步，因而使人民的智慧埋没在黑暗里。贫困经常使人们牺牲个人的尊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贫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贫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贫困就在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苦，并且把人们内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①他认为，贫困还使人们失去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自由，也仅仅是对于那些拥有享受自由和扩大自由手段的人，即对于拥有土地和金钱的人说的。对于这些人来说，“自由”确实存在。但是，对于那些既没有土地、金钱，又没有文化的而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说，则毫无自由可言。这些人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妻子和孩子的自由，只有忍飢挨饿、失业和贫困的自由。所谓权利，只不过是用来欺骗劳动人民、掩饰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詞藻。

勃朗在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了竞争的危害性。他在批

① 本书第5頁。

評競爭時寫道：“對於人民來說，競爭是一種毀滅性的制度。”^①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於無產者失去一切生產資料，他們只能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所以對於他們說來，競爭首先就是拍賣勞動力的競爭。勃朗指出，在這種競爭中，即使那個得勝的工人（即獲得工作的工人），他的勝利也僅是暫時的。這種競爭還會進一步加強，其結果必然引起工資的普遍下降，工人生活的進一步貧困化。因此，勃朗得出結論說，競爭是勞動群眾貧困的根源。

但是，勃朗認為，競爭不僅對於勞動者有害，而且對資產階級也是有害的。關於這一點，他寫道：“對於資產階級來說，競爭是不斷起着使人貧困和破產作用的原因。”^②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為了排擠和壓倒自己的對手，不惜一切地採用“廉價出售”產品的手段，進行競爭。而“廉價出售”對於那些無錢購買新式的昂貴機器的中小製造商來說，“就是宣告他們死刑的裁決”^③。所以，勃朗認為，這種競爭手段只“是為了幾個工業寡頭的利益而毀滅資產階級的方法”^④；“廉價出售”只形成暫時的和虛假的好處。勃朗指出：“當鬥爭還在進行時，‘廉價出售’是被維持着的；而當最富有的人戰勝他所有的敵手時，價格就立即重新上升。競爭導致壟斷……‘廉價出售’導致價格的暴漲。這樣，在生產者中間曾是戰爭武器的東西，遲早會成為消費者們貧困的一個原因。”^⑤

① 本書第24頁。

② 同上。

③ 本書第61頁。

④ 本書第62頁。

⑤ 同上。

在本书中，勃朗还精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犯罪的原因，这是他的这部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认为竞争所造成的贫困是引起犯罪的根源。据他看来，犯罪人数的增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他用统计材料论证了这一点，说明法国四十年代的犯罪人数比三十年代的犯罪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从地区来说，城市的犯罪人数比农村的犯罪人数多，工业区的犯罪人数比农业区的犯罪人数多。

此外，他还批判了使用童工、女工的制度；批判了贫困所引起的婴儿死亡率高的现象，等等。

为了消灭贫困，消灭竞争，建立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勃朗提出了改革社会的方案。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有效而合理的感化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种健全的劳动组织”^①，即社团性质的社会工场。根据这个方案，资产阶级政府可以发行公债，用公债的收入先在国家工业的最重要部门中创办这类工场。起初，由于资金的限制，建场数字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并且只能在征集的资金范围内，招募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鉴于政府是社会工场的创办人，所以工场的规章制度应该由政府制订，并经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表决而具有法律效力。在社会工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指定工场的各级管理人员，一年以后，由于工场成员彼此有所了解，而且“他们都关心社团的成功”，所以工场管理人员将由工场的成员选举产生，商量如何分配盈利和扩大自己企业的生产。为了让人们相信，这种制度不会为独裁和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勃朗声明说，这

① 本书第47页。

不等于政府干預工場的经济权力，政府的权力仅以上面所說的为限。以后政府的任务只限于監督各工場执行規章制度和所有同类生产中心之間的关系。

工場的利潤分做三份：第一份按工場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用于对老、病、残废者的撫恤以及对于其他蒙受損失的工場的支援；第三份用于为扩大生产而购置新的生产資料。

随着工場生产的发展，資金的积累，原有的工場将加以扩建，同时并建立新的社会工場，并招收新的工人。在那些大規模经营的社团中，可以招收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人，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并在围绕一个大的工业而組織起来的各工业部門間形成一个整体的联合企业。在工場內部，每个成員的工資完全平等，各人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工資。但是，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从劳动社团中将会产生一些自願参加的消費社团。

社会工場可以邀請資本家参加，并从預算中支付給他們投資的利息；但是他們只能以工人的身分，即必須参加劳动才能获得工資。

当社会工場在各主要工业部門普遍建立，資金相当雄厚时，勃朗认为，社会工場應該通过竞争和私人工业作斗争，利用自己生产的廉价物品和社会工場这种大型企业所具备的优越条件，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和平地而不是暴力地兼并私人工业，而最后消灭它們，使社团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从而消灭竞争和貧困。

在建立和扩大社会工場的过程中，国家是社团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它将象保护私人資本一样，保护着社团原則不受侵犯。为了不引起資本家的不安，勃朗安慰他們說，社会工場对私人工业的竞

爭，对資本家將不會是致命的，因为國家將竭力減輕競爭的後果，使社會工場的產品價格不降到最低的水平。

在農業方面，勃朗提出取消旁系繼承權的改革方案。根據這個方案，將繼承權的財產宣布為公社財產，以便使公社擁有一片不得轉讓的莊地。因為這種莊地不斷得到擴大，所以就能在既不造成痛苦也不發生強奪的情況下導致規模龐大的農業革命。公社將大規模地經營土地，並且按照管理工業的法令進行。

勃朗認為，這樣，在實行上述改革的基礎上，就可以建立一個沒有貧困，沒有競爭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既不存在剝削和壓迫，也不存在其他一切非正義的行為。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將是一致的，因為每個成員只有通過公共利益才能獲得個人利益的滿足。由於每個成員的利益與公共利益休戚相關，所以大家將關心公共物質財富的增加，使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新的機器的發明和採用將不再成為排擠工人的工具，不再成為富人之間競爭的武器，而成為減輕工人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增加社會物質財富的手段。同時，由於人們擺脫了物質生活的貧困，就可以學習文化，充分地發展自己的智力。

綜合上述，勃朗的兩個重要論點可以大致歸結如下：1)勃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競爭和犯罪等現象進行了批判，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批判得非常具體，非常尖銳，包含了一部分真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這種批判對於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丑惡，提高無產階級的思想覺悟，是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的。2)與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勃朗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時，側重於批判資本主義競爭以及競爭所帶來的危害。這一

点对于勃朗說来最为突出，也是他的貢獻所在。他指出的竞争导致垄断、竞争使社会两极分化、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因素等思想，确是可貴的預見。这些預見为后来七十年代的社会发展所证明。

但是，同时應該看到，在勃朗的空想理論中，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性問題，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錯誤思想和观点。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他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彻底性。由于勃朗本身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限于表面的現象，而不能找到問題的本质。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貧困时，沒有能够找出产生貧困的真正原因，而只把貧困归咎于资本主义竞争。勃朗对于竞争深恶痛絕，认为竞争是万恶之源；在他看来，只要消灭竞争就可以消灭包括貧困在內的一切社会灾难。勃朗沒有进一步探討竞争的根源，而只是簡單地把竞争看成是一部分资本家为压倒另一部分资本家所采取的手段。勃朗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彻底性，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密切联系着的。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自由竞争剧烈，广大小资产阶级紛紛破产，淪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勃朗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境遇甚为憤慨。因此他不惜采用最辛辣的詞藻批判竞争、譴責竞争，力图挽救小资产阶级的厄运。

在勃朗的空想理論中，表現得頗为突出的是阶级調和和妥协的思想。他在說明劳动群众由于貧困而充滿着痛苦的同时，又說什么富人因为生活过分奢侈也充滿着苦恼；他在論证竞争是造成

无产階級和其他劳动群众貧困的根源的同时，又說什么竞争也是使资产階級貧穷和破产的原因；他在談到压迫对被压迫者不利的同时，又說什么压迫对压迫者也不利，等等。因此，勃朗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不是揭露这个社会的资产階級利益和无产階級利益的根本对立、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从而启发和提高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识，而是竭力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全体社会成員的矛盾，抹煞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矛盾。勃朗从这种調和的立場出发，要求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反对竞争，消灭貧困，建立对社会全体成員有利的、以博爱原則为基础的社会。这样，勃朗实际上否认了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階級矛盾的存在，否认了階級斗争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公开主张和宣揚階級調和。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經指出：“小资产階級的路易·勃朗之流的任务是：抹杀階級利益的差别，劝說资产階級中的某些阶层(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議員)同工人成立‘協議’，劝說工人同资本家、农民同地主成立‘協議’。”^①

由于勃朗故意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階級矛盾，因而他也就不可能对资产階級国家的階級实质作出正确的判断。虽然他明了国家是依靠議院、法院和軍隊执行权力的，但是他却不承认国家带有階級性，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工具。他认为“国家是穷人的銀行”^②，政府的任务是給无产者提供劳动工具和购买劳动工具所必須的資金。而国家的領導者應該是由选举产生而主持公道的

^① 《伊·格·策烈铁里和階級斗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② 本书第14頁。

好心腸人。

勃朗的这些錯誤思想在他的社会工場方案里得到充分反映。根据这个方案，第一，勃朗象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不是把实现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发动他们，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动力，而是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政府，乞求它发慈悲心，实现他的社会工場方案；第二，勃朗的所謂革命并不是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剝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从而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并进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影响，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所主张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即在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条件下，实行一些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改革。勃朗写道：“……改革社会而不把它推翻；給各种利益指出各种不同的和可靠的方向；……总之，要給将来作好准备，而不是粗暴地和过去一刀两断……”；第三，勃朗想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他所謂的社会工場。这种工場实际上就是小资产阶级梦想的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幻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既可以让資本和資本家继续存在，又可以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既可以让資本家通过預算得到他应得的利潤，又可以使工人不受到剝削，仿佛可以达到狼既吃飽，羊也保全，两全其美的境地。

勃朗的这些錯誤，就在于他根本不懂得，要消灭剝削和压迫，要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摆脱貧困和愚昧的处境，得到真正

的解放，唯一正确可行的道路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针对这一点，列宁写道：“小资产阶级只是讲讲这种好心的、善意的、空洞的大话，实际上却束手无策地跟着资产阶级跑，口头上对无产阶级表示某些‘同情’，实际上仍然依靠资产阶级，不能够或者不愿了解，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的枷锁，才能使人类摆脱帝国主义。”^① 因此，勃朗的社团方案和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平行四边形一样，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但永远不能实现，而且反而会使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产生幻想，模糊阶级意识，削弱斗争意志，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危害。1848年二月革命的事实证明，即使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组织起来的国立工场，也没有给工人群众带来任何好处。临时政府却反而利用这种工场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制造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仇视，致使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时，陷于孤立无援，起义遭到失败。

勃朗的这本书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们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读它：对其中空想的部分要给予严格批判；对其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的部分，则应视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可贵思想材料。

陈 森

1962年11月

^① 《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目 录

序言	2
第一篇.....	21
I	21
II 对于人民来说,竞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	25
III 竞争是资产阶级崩溃的原因之一	61
IV 被英国的例子所谴责了的竞争	67
V 竞争必然导致法英两国间的一场殊死战	75
結論 按照我们的意见,人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组织劳动.....	79
对各种批判的答复	90
第二篇 论著作权	160
I 祸害的本质是什么?.....	160
II 人们所提出的荒谬无效的补救办法	169
III 按照我们的看法,什么是补救祸害的方法.....	186
附录 从现在起就可以试办的事项	196
規約	199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的来信和章程草案	202
人名对照表.....	209

序 言

1847年7月

如果人类需要减轻的仅是一些例外的和个别的痛苦，那么举办慈善事业也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人们的痛苦有着既普遍而又深刻的原因；在我们中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为衣、食、住而感到苦恼。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在这种被人夸耀的文明的怀抱中，人类的半数会陷入这种悲惨的境地和长期的痛苦中呢？

问题是深刻的，它是严重的。它曾引起一些叛乱使遍地流血而没有使世界得到解放。它曾绞尽了世世代代的思想家的脑汁。它曾耗尽了神圣而伟大的牺牲救世精神。两千年来，多少民族跪在十字架面前，把甘心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当作人类的救世主来崇拜。然而，还是有这样多的奴隶！怎么在精神世界中还有这样多的麻疯病患者！怎么在可以看到的和感觉得到的世界中还有这样多的不幸者！怎么还有这样盛行的不义行为！怎么还有这样多的胡作非为的暴徒，逍遥法外而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救世主已经来临，可是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呢？

不过，不要灰心，因为进步的规律是显明的。如果时间是属于邪恶的话，那么它更多地是属于那打击和摧毁邪恶的、人类良心上

的反抗行为，这种反抗行为的形式虽有变化，其原则却永远不变，它是广大无边的、普遍的、不屈不挠的、战无不胜的。

因此，不应该让问题的严重性把我们吓倒，而是要以战战兢兢和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它。一个人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只有大家把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加以解决。对做出贡献的人一一加以评定，在整个进步事业中，究竟谁是最优秀的工作者呢？然而，事业在向前迈进，人类的事业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在完成着，而每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即使做错了，也都是为了完成真理的事业而工作。

所以，使自己的智慧注意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物，把科学给予博爱成为火炬，既运用思考又运用感觉，把精神上的警惕和灵魂的力量结合在同一的、仁爱的努力中，使自己对于各民族的前途和上帝的正义具有足够坚强的信念，以便和邪恶的持久性和它那种永存性的幌子进行斗争……难道还有比这样使用时间和精力更有价值的吗？

劳动组织：这几个字我们已经有四五年没有听到了；然而今天却又响遍了全法国。勒德律-洛兰先生^①在报导真实情况而又敢于说话的《改革日报》上曾经说过：“让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命运作一次调查吧！”只此一句，就足以使我们病态的社会大为震动。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研究的主题。今后将不会有和这个问题同样广泛的

^①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1807—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随着无产阶级积极性的发展，他靠近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积极地参加了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1848年六月起义。——译者注

主題，而以前也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必要的主題。

與進步為敵的人們或那些懷着怯懦心情而愛好進步的人們，是拿什麼來反對我們的呢？他們說，要是在人民還沒有掌握主權以前去和人民大談他們的貧困，也許是冒失而危險的事；他們說，如果給人們以一種唯物的和庸俗的動機來代替那些所謂人類尊嚴、名譽、光榮、勇於為善的自豪、祖國等偉大的動機，那就會把人民局限在自私自利的追求中。

這樣，讓人們知道窮人遭受痛苦和遭受多少痛苦，知道不僅窮人自己受苦，而且他那些注定要去從事一種過早的和致人於死的勞動的孩子也在受苦，他那生育過多而得不到安慰的妻子也在受苦，他那年老的躺在慈善機關的破床上氣息奄奄的父親也在受苦，這時，是否就會使窮人不傾向於追求自私自利的目的呢？同樣，飢餓而憤怒的里昂工人的口號是：不是在勞動中生存，就是在鬥爭中死亡，難道在他們這種令人贊嘆而悲痛的口號中帶有唯物主義的標志嗎？不，不。生存和勞動這兩個最高尚的詞，聯系着人類的整個命運。因此，如果人們要求通過勞動使生存權利得到規定和保證，那麼人們這樣作，要比和在暴力和危險的壓迫下的千百萬不幸的人進行爭吵更好些：這樣，人們能最全面地和最深刻地理解人生的目的；人們在他的工作中感謝造物主。無論在哪裡，如果依靠勞動而獲得的生活保障不能從社會制度的本質中獲得，那麼，那裡就存在着不正義。但是，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同“不正義”鬥爭，即使全世界受着“不正義”迫害的只有他一個人，他所作的也不會是自私自利的行為；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就體現着一切痛苦、一切原則，而且在他的身上就代表着人類。

为了消灭貧困，劳动組織虽然并不指責唯物主义者的偏見，却以体会得最深刻的唯心論为依据。誰都知道，貧困把教育局限到可恥的地步，因而使人們的智慧埋沒在黑暗里。貧困经常使人們牺牲个人的尊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貧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貧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貧困就在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苦，并且把人們内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如果說貧困产生痛苦，那么貧困同时也产生罪行。如果說貧困使人进入收容所，那么貧困同时也把人帶到監獄里去。它造成了許多奴隶；它也造成了大多数的窃賊、杀人犯和卖淫妇。

因此，我們希望把劳动組織起来，好实现消灭貧困的目的。消灭貧困，不仅是为了减轻人民物质上的痛苦，而且尤其是为了使每一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尊重，为了不再使过分的痛苦堵塞人們思想上的崇高的志趣和享有正当的自豪感，为了使一切人在教育方面和智慧的泉源里各得其所，为了不再有人受生活轉輪的威胁，遭受奴役，为了不再使儿童成为他的家庭的工資补助收入，为了不再有作母亲的由于无法生活而墮胎，为了不再有年轻的姑娘为获得面包而被迫“出卖爱情的美名”；我們渴望把劳动組織起来，为了使人民的灵魂——你明白了嗎？我說的是人民的灵魂——不致因事态的残酷而受到抑压和糟蹋。

为什么把上帝願意在人身上成为絕對不可分离的东西强行分开呢？因为，人生虽然在它的表象上是双重性的，但是，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对于我們生命中的两种表象之一加以損害时，就不可能不伤害另外一种。我們的肉体受到打击的时候，我們的灵魂不是也在呻吟嗎？当一个乞丐向我伸手求乞时，我就看出他那原有

道德的被迫墮落，而当一个奴隶跪在我的脚边发抖时，我也从他的动作中发现他内心的屈辱。

那么，人的生命为什么不在它每一种方式上都受到尊敬呢？难道人类不是由灵魂和肉体的神秘结合才形成的吗？

固然，基督教义曾经诅咒我们的肉体，但这种诅咒仅仅是一种对于异教徒那种粗野的风俗的必要的反应。在异教中，暴力胜过智慧，感官胜过精神，这种胜利曾经是长期而野蛮的。基督教义并没有恢复暴力和智慧之间、感官和精神之间的平衡，它使那种斗争继续下去而使智慧战胜暴力，精神战胜感官。这样，它在和原罪、天使的犯罪、天堂和地狱等教义一起，采取了“善”与“恶”的两个原理相互斗争的古代学说之后，把恶的根源放在“物质”之中。但是，是不是应该把基督教义所含有的相对性的、过渡性的东西和它所有的神圣性的和永恒性的东西混为一谈呢？是不是应该大声疾呼说：痛苦是永远神圣的呢？

痛苦在使徒身上是神圣的。因为他为了传布新的教义，心甘情愿去忍受极难忍受的穷困和无可名言的劳累；痛苦在殉教者身上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基督的热情的、不可征服的士兵；而痛苦在遁世者身上就不是神圣的，因为他忘记为人类服务而去自动充军发配，来抒发他那满足自私自利的呻吟；痛苦在教会的修士身上也不是神圣的，因为他只是热衷于用一种无用的慢性自杀来摧残自己的身体——上帝的不可侵犯的作品！

谁不知道滥用基督教的思想产生了多少祸害呢！不论是在天主教的唯灵主义中，或是在异教徒的唯物主义中，同样存在着一种根深抵固的压迫根源。利用精神的名义施行残暴，正像为了肉体

的利益而施行残暴一样；古代那些暴力神道的祭台上所流的鲜血并不比以后在宗教法庭的劊子手下流的鲜血更多。异教徒神化了骄奢淫逸而以过度的欢乐来使肉体退化，天主教则极力推崇修行——用过度的痛苦来摧残肉体。异教徒摧残人们的灵魂，以至使人成为奴隶，天主教轻视人类的物质方面，甚至容忍穷人的存在。

但是，如果有人把构成人的两个因素取消一个，这是和事物本质背道而驰的，也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方面从来就未曾有过一种绝对的理論。在古代神話中，維納斯並沒有排斥米涅瓦^①。天主教会諄諄囑咐人們要克制自己的肉体，同时，它又施展它在世俗的权力，利用冠冕堂皇的仪式，利用塑有降生在馬槽里的神的威严形象的巍峨壮丽的大教堂，最后，还利用圣殿上的音乐和馨香来通过感官向人說教。

的确，人們如果为了精神生活而完全牺牲肉体生活，就必然会損害人类的天性。按照进步的理論来讲，如果承认人类永远应当是“灵魂与肉体”之間的某种奇异和可怕的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和理性相违背的。这一斗争之所以一直保持到现在，是因为社会还没有找到适合它們的道路。可是，一切虚伪的文明所产生的不幸后果是：它在分配劳动和享乐方面所采用的方法极不公允，因而既妨碍着压迫者也妨碍着被压迫者和諧地运用不論是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机能：在压迫者方面，由于給与他們滥用这些机能的便利，而在被压迫者方面，則由于損害他們这些机能的使用。目前应该弄清楚，我

① 維納斯为美和爱的女神，米涅瓦为智慧、学問、战争等的女神。——譯者注

們是否可以相信像这样的不調和的情况終有一天会告結束。为什么在人們身上,协调不能代替对立呢?既然协调是万物的法則,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个人生活的法則呢?如果我们希望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要把它割裂开来。进步的公式具有双重性:通过一切人的自由协作和他們之間兄弟般的团結,使一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进行改善!这是包括在我們祖先五十年前在革命旗帜上所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豪迈的标語中的。

这是何等奇怪而可悲的协调局面!在我們的时代里,特权阶级沉溺在肉欲的享乐里;在奢侈豪华方面,他們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他們除了享乐沒有别的宗教;他們把感官的范围扩大到想入非非的境界;他們认为,怎样使用生命并无意义,而人生的享乐才是一切……当我们为穷人要求确保得到工作、每天的食粮、住所、衣服、爱的权利和希望时,他們却从这幸福的世界内部,从他們玩味着他們自己的哲学的金碧輝煌的寢室深处,要求我們不要为追求实利的唯物主义而呼吁。

有人口头上承认有必要解决社会問題,实际上却认为应该推迟着手研究,认为等到政治革命成功时总来得及处理这些問題,对于这种人,我們是不能理解的。怎么!我們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去了解如何利用这个政权!怎么!还没有确定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应该行动!

假如有人认为革命是一时的冲动,那就大錯特錯了。只有預先定好了确切目标的革命,才不致中途流产。

請看1789年的資產阶级革命吧!当革命爆发时,人人都应该能够訂出它的纲领。这一次活生生地从百科全书、即从十八世紀思

想的伟大实验室里产生出来的革命，在1889^①年，只須在实际上去占领精神方面早已征服了的障地。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当时的第三等级^②竟然觉得可以不用立法者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人们到处喊着：“给予确定的委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思想中，革命的目的已经完全确定了。人们知道应该作什么；知道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用什么方法去作。让我们翻开这一时代著名的文献吧：整个的革命都记载在这里边了；1791年的宪法，只不过是这些文献的一个忠实的摘要。同时1789年的革命是何等坚强地建立起来的，它在社会中扎的根又何等地深入！国民议会^③的风暴徒然掠过这次革命；帝国^④徒然以占领到的很多城市和战场上获得的很多次胜利来使这个革命失色；复辟利用对人们起最重大作用的一切政治迷信和宗教迷信来与这次革命竞争也是枉费心机；这次革命在国民议会、帝国和复辟的混合废墟上又重新出现了。1830年的革命是属于这条锁链的，而1789年则是这条锁链的头一个环节。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在1789年开始的；1830年则是它的继续。

相反地，请您看一看1793年的革命吧！它持续了多久呢？它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呢？可是负责使它取得胜利的那些人曾使用多么大的力量、多么大的胆量和天才啊！从革命高潮到恐怖时期，该

① 这里原书上的年代可能有错误，不是1889年，而是1789年。——译者注

② 这是指1789年5月5日开幕的法国三级会议中的那些平民阶级的代表而说的。
——译者注

③ 是1792年9月成立的法国革命的最高政权机构。——译者注

④ 法国于1804年3月18日实行的第十二年宪法宣布法国是帝国，推举拿破仑为法国皇帝。——译者注

有多么巨大的努力、多么令人可惊的活动、多少精力投到这次行动中去啊！为了服务于新的学说，曾使用了多少旧的工具，从将军的宝剑到行刑员的钢刀；但是，这次革命的纲领是国民议会的成员以问答方式所制定的，这次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事先早已确定了的。罗伯斯庇尔^①和圣-茹斯特^②的任何一种大胆提出来的学说事先在国内都没有充分地酝酿过。让-雅克·卢梭^③虽曾发表了她的《社会契约论》；但是，这个伟人的呼声大半消失在被资产阶级政论家们所充塞的十八世纪的喧嚣聒声之中。所以就必須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必須在几天内就創造出来；必須在空前高涨的反抗和愤怒的情况下創造出来。必須仓猝应付并向热情去求得信念还不能提供的支持。必須使以往的工作所未能說服的那些人惊奇、振奋、陶醉和馴服。由此就产生了无数的困难，造成了可怕的和血腥的錯誤，而兄弟般的联系則突然被劊子手所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这些斗争使人头相继地落在同一个不幸的断头台盘里，丹敦^④的头继韦尼奥^⑤的头而落入，罗伯斯庇尔的头落在丹敦的头上。

① 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1793年6月—1794年7月)的革命政府首脑，后被判处死刑。——譯者注

② 路易·安都昂·圣-茹斯特(1767—1794)，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和拥护者。——譯者注

③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和作家，《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的思想对于法国的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譯者注

④ 乔治-雅克·丹敦(1759—1794)，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也是雅各宾党党魁之一，他和一部分丹敦分子于1794年4月5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譯者注

⑤ 比埃尔-維克多里恩·韦尼奥(1753—1793)，法国政治家。他和吉伦特党人一起被捕，死于断头台上。——譯者注

讓我們記住这个充滿着教訓的时代吧！我們永远不可忽視“方法”和“目的”；我們不但不該避免对各种社会学說的討論，而且要尽可能引起我們所有的爭論，以便我們一旦有了力量，不至于张皇失措，而知道如何来領導这个力量。

但是，人們會說出很多的錯誤思想，會宣揚很多的幻想；這有什么可以說的呢？難道人們可以一下子就得到真理嗎？當他們沉浸在黑暗中時，為了到達光明之境，他們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前進，難道因而就應該禁止他們去尋求光明嗎？你們准知道人類在你們所說的那些幻想中不會得到任何益處嗎？你們准知道今天的幻想十年後不會成為真理嗎？你們准知道為了十年後實現那個真理，今天就不必來嘗試這種幻想嗎？無論哪種學說，政治學說也好，宗教學說或社會學說也好，在它初產生的時候，總是反對者多於擁護者的，正如，只有在犧牲了很多人以後才能征募到幾個勇士那樣。所有那些有力地支配過人們的思想，在沒有被認為是明智的以前，不是都被認為是狂妄的嗎？

一個新的世界是誰發現的？

一個到處受人嘲笑的瘋子。

在浸濕了他的鮮血的十字架上，

一個死去的瘋子却給我們留下了一位真神。

我們不要盲目地接受那些輕浮的思想家的意見，把它們當作那么多的預言來對待；我們要慢慢地、謹慎地、甚至抱着不信任的態度去尋求真理，沒有比這樣做更好的了。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把大胆的思想家擯棄在大門之外呢？一支在陌生地區進軍的軍隊，需

要有偵察的先頭部隊，尽管他們中間有些人會迷失道路，但仍然是需要他們的。啊！大胆的思想在今天並不很多，人們大可不必把生動的智慧凍結起來，使勇氣遭受挫折。

那麼你們擔心些什麼呢？擔心人們把關於無產階級的地位以及關於改善這種地位的方法的一些錯誤觀念灌輸給別人嗎？如果這些觀念是錯誤的，那麼經過討論，錯誤就會消失，像風吹走摻雜在谷粒中的草屑一樣。

你們還擔心些什麼呢？擔心某些大胆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會攪亂人心，妨害政治改革的成功嗎？但首先要問，難道普選問題和人民的真正主權問題，在法國不使任何人害怕嗎？不以有力的論證指出這種恐懼心理的幼稚和毫無根據，還想在那裡做些什麼事呢？啊！在各黨派中最使人害怕的並不是人們所說的東西，而是人們所不說和不肯說出的東西。未知的事物？這就是使人，尤其是使懦弱的人感到害怕的。假使民主黨採取科學方法把迷失方向的工業從可怕的混亂中拯救出來，難道會有人控告他們推行工業暴動嗎？當民主黨證明資本的不斷集中有可能使資產階級受到工人階級所忍受的同樣的壓迫時，是否有人會以資產階級的那種盲目的反感來反對民主黨呢？

讓我們再補充說明，為了使政治改革運動在人民中間獲得許多擁護者，那就必須向人民指出改善他們的精神生活或物質生活條件和變更政權之間的關係。在各個時代里，這就是人民的真正的朋友或是那些替人民復仇的人所曾做過的事情。這就是從前在羅馬的那些人所曾做過的事情，這些人看到被殘酷地迫害的可憐的債務人而動了惻隱之心，他們就把大多數人帶到阿溫庭山上

去。①不朽的蒂伯里尤斯·格拉古斯②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他是
对罗马贵族的掠夺的有力揭发者，他对着那些面色苍白的世界的
征服者喊道：“人们称你们是全世界的主人，可是你们却没有一块
可以用来枕头的石块。”渔夫马萨尼埃洛③在1647年也这样做了，
他在因西班牙总督的穷奢极欲而陷于饥饿的那坡利城中喊道：“拒
绝交纳盐税！”最后，在五十年前，一些狂热的哲学家——勇敢的思想
战士——也这样做过，他们只是因为出生过早而在执行任务中
牺牲了。谁想来领导人民，人民就有权询问他要把他们引导到何
处去。过去已经发生得太多的是，人民只为几句话而骚动，在黑暗
中进行战斗，在受人嘲笑的忠诚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并轻率地流
出热血为野心家铺平道路，这些野心家头一天晚上还是民主主义
的宣传家，第二天就变成压迫者了！

但是，倘若需要从事社会改革，也就少不了要推动政治改革。
因为，假如社会改革是目的，那么政治改革就是手段。单纯发现通
过运用社团的原则以及按照理智、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法则来组织
劳动的科学方法，那是不够的；还应该准备怎样实现所采用的原
则，并通过研究使方法丰富多彩。要知道，政权就是组织起来的
力量。政权依靠议院、法院、军队；也就是说，依靠法律、裁判和刺
刀的三重权力。不夺取政权作为工具，那就会遭受它的阻碍。

① 古罗马所在的七大丘陵之一。古罗马平民与贵族坚持斗争时，曾退守该地。
——译者注

② 蒂伯里尤斯·格拉古斯(公元前163—133)，古罗马的政治家，奴隶制时代民主
政治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③ 马萨尼埃洛(1623—1647)，意大利渔夫，1647年那坡利人民起义的领袖，主要
反对西班牙统治。他被起义者拥为那坡利的执政者，组织了人民军。后来被西班牙总
督所派遣的凶手刺死。——译者注

况且，解放无产阶级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工作，它牵涉很多问题；它打破许多习惯；它不在实际上而在表面上反对很多利益，因此，如果认为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努力和孤立的尝试获得成功，那是妄想。它必须运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己，所缺少的就是劳动工具。政府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提供劳动工具。如果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给国家下个定义，我们的回答是：国家是穷人的银行。

现在，难道我们的思想真像德·拉马尔丁^①先生在最近的宣言中敢于肯定的那样，“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取得工业和劳动的所有权和主权；就是取缔公民之间的一切占有、出售、购买、消费的自由活动；就是去武断地制造或分配产品；就是规定最高限价；就是规定工资；就是在一切方面把工业和财产所有者的国家来代替被剥夺了财产的公民”吗？

我们从来也没有提倡过这类事情！如果德·拉马尔丁先生是针对我们而驳斥的，那么他可能没有赏光阅读过我们所写的东西。如同下面大家会看到的那样，我们向国家——当国家是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要求建立社会工场，这些工场将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代替私人工场；我们要求社会工场由实现社团原则并具有法律形式和强制力的章程来加以管理。但是，社会工场一旦建立起来并开始活动时，它本身就足以给自己解决问题，并只从属于它自己的原则了。社团的工人，在第一年后，可以自由地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员和领导；他们彼此商量如何分配盈利；他们专

^① 阿尔芳斯·德·拉马尔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译者注

心致力于扩大已经开办的企业……試問人們从什么地方看得出这种制度会給独裁和暴政大开方便之門呢？国家創辦社会工場，給它制定条例，监督条例的执行，凡此种种都是以大家的名义为大家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国家的任务也就以此为限。难道这样的任务能够算是暴政嗎？今天，当政府因盜賊侵入一所房屋而加以逮捕时，能因此就譴責政府是实行暴政嗎？难道能譴責政府侵犯了个人生活的范围，干涉了家庭内部的事情嗎？好吧；在我們所主张的制度中，国家对社会工場所做的不过就是它今天对全社会所做的事情。它維護社会工場的規章不受侵犯，正如它今天維護法律不受侵犯一样。国家是社团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它不能随意并吞加入社团的工人的股份，正像它今天是私有制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并不沒收财产所有人的股份一样。

但是，从首倡精神來說，我們岂不是让国家干預了社会的经济改革嗎？我們的公开目的不就是为了消除竞争，把工业从放任主义和不干涉主义下解放出来嗎？这是毫无疑問的；我們不但不避諱，我們还高声宣布这个观点。为什么？因为我們渴望自由。

是的，自由！这就是我們應該爭取的东西；但必須是真正的自由，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沒有它不朽的姐妹——平等和博爱的地方，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如果我們問，为什么野蛮情况下的自由被认为是假的和遭到破坏了的自由，那么，任何一个孩子都会以应有的回答来答复我們。野蛮情况下的自由事实上只是一种无情的压迫，因为它是同力量的不平等混在一起的，因为它使弱者成为强者的牺牲品，使虛弱的人成为敏捷的人的战利品。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中，我們

所看到的是发展的手段方面的不平等，而不是体力上的不平等；是資本与資本的斗争而不是肉搏；是特有的优势的滥用，而不是体力上的优势的滥用；是无知的人而不是软弱的人，是穷人而不是虚弱的人。所以，哪里还有自由呢？

对于那些拥有享受自由和扩大自由的手段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拥有土地、金錢、信貸和因为受过智力的训练而足智多謀的人来说，自由肯定是存在的，甚至是容易滥用自由的；但是，对于那个既沒有土地、金錢、信貸又沒有文化的人数众多而又令人注意的阶级，也就是說，对于那些毫无办法可以自給、毫无办法可以发展个人特长的人来说，难道也是这样的嗎？当社会是这样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极端无能为力的时候，人們就在社会中間展开了竞争，这就是富人与穷人、狡猾的投机者与天真的劳动者、手头寬裕的銀行家的主顾与受着高利貸者的压迫的奴隶、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大力士与手无寸铁的战士、行动灵活的人与四肢瘫痪的人进行交鋒的竞争；这种强者和弱者的乱糟糟的持久的冲突，这种从事压迫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形的事实上的暴政，在残酷程度上是那些明显的、可以捉摸的、以表面上仁慈的面目出現的暴政所永远赶不上的。……这就是人們竟敢把它叫做自由的东西！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由于飢餓逼人，不得不走出学校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出卖給附近的紡織厂，以便使父亲的收入多加几文錢：試問这样的孩子在知识方面还有受到培育的自由嗎？

如果討論劳动条件的辯論继续下去，工人就得餓死，試問他还有討論劳动条件的自由嗎？